

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

谢美生 赵然 乔洁琼 © 著 杂剧故事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

谢美生 赵然 乔洁琼◎著 杂剧故事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 / 谢美生, 赵然, 乔洁琼著. - 北京:

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190-0921-2

I . ①世… II . ①谢… ②赵… ③乔… III . ①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2131 号

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：杂剧故事

作 者: 谢美生 赵 然 乔洁琼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李金玉

复 审 人: 苏 晶

责任编辑: 姚莲瑞

责任校对: 蕴 菡

封面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yaolr@clapnet.cn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24 千字 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921-2

总定价: 138.00 元 (本册: 40.00 元)



前言

关汉卿是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丰碑人物。他为中国戏曲发展、为世界文化的繁荣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关汉卿以毕生精力创作了60多种元杂剧作品，大多数学者认为，今存世18种。关汉卿这些存世的元杂剧是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。关汉卿创作的元杂剧题材广泛，宗旨如一，悲剧控诉社会的黑暗和不平，喜剧对丑恶鄙视和嘲笑，历史剧超越事件思想深邃，获得厚重的意蕴。

关汉卿的作品在我国戏剧舞台延绵至今。1958年6月28日，世界和平大会列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。晚上，全国1500多个专业剧团，如昆剧、京剧、话剧、歌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、豫剧、蒲州梆子、闽剧、锡剧、秦腔、川剧、越剧等以一百多种不同的戏剧形式上演了关汉卿的剧作。近年，关汉卿的部分剧目被拍摄影视作品。由于时代审美的差异和舞台、影视的诸多条件所限，关汉卿存世的作品很难广泛深入普及。为更好使关汉卿的作品更好薪火相传，关汉卿的故里——祁州——今河北省安国市委、政府，决定编纂《关汉卿十八部元杂剧故事》，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，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”的指示精神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普及关汉卿存世的18种元杂剧。

这部《关汉卿十八部元杂剧故事》，尽管各篇风格不一，宗旨是尽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，将关汉卿存世18种元杂剧的原著精神传递给读者。但由于我们学识和笔力有限，是否能把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的18种跌宕起伏、精妙绝伦、韵味无穷的元杂剧原著精神完整、准确地介绍给读者，我们心怀忐忑。不尽人意之处，敬请原谅。



前言	1
感天动地窦娥冤（窦娥冤）	1
望江亭中秋切鲙（望江亭）	16
赵盼儿风月救风尘（救风尘）	31
诈妮子调风月（调风月）	44
关大王独赴单刀会（单刀会）	53
闺怨佳人拜月亭（拜月亭）	66
包待制智斩鲁斋郎（鲁斋郎）	77
包待制三勘蝴蝶梦（蝴蝶梦）	89
杜蕊娘智赏金线池（金线池）	101
钱大尹智宠谢天香（谢天香）	112
温太真玉镜台（玉镜台）	123
尉迟恭单鞭夺槊（夺槊）	133
钱大尹智勘绯衣梦（绯衣梦）	142
刘夫人庆赏五侯宴（五侯宴）	155
邓夫人苦痛哭存孝（哭存孝）	166
山神庙裴度还带（裴度还带）	178
状元堂陈母教子（陈母教子）	191
关张双赴西蜀梦（西蜀梦）	203

感天动地窦娥冤

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孝妇冤案，事情发生在楚州，讲的是年轻寡妇窦娥的故事。

窦娥本名端云，是穷困秀才窦天章的独生女儿，祖籍长安京兆，三岁母亲亡故，自幼被父亲教养的知书识礼，六岁之时跟随父亲流落楚州。窦天章书读的虽多，却无糊口的能力，度日艰难，于是借了当地蔡婆婆二十两银子。蔡婆婆是楚州本地一寡妇，带着八岁的独子度日，丈夫为他们留得些家产，蔡婆婆别无立身营生，就靠放贷度日，日子过得殷实，只是儿子体弱多病让她悬心。

窦天章借债到了期限，连本带息共四十两。蔡婆婆前去催讨，窦天章却无力归还。蔡婆婆见窦天章还不上银子，而他那女儿长得俊俏又乖巧懂事，就软硬兼施的要收作童养媳。窦天章虽百般不舍，却又无力还债，也无可奈何。蔡婆婆又许诺送与他赶考的盘缠，窦天章为了能进京赶考，只好答应，将女儿卖与了蔡婆婆，赶考去了。

窦端云自卖与蔡家做了童养媳，蔡婆婆便给她改名叫作窦娥。这窦娥聪慧伶俐，乖巧勤快，倒也讨得蔡婆婆喜欢，蔡家儿子虽身体不好，但对窦娥很是关心，一家三口日子过得也还算和睦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蔡婆婆因放贷与人结了些仇怨，考虑在楚州郡生活不太平，就变卖了房屋，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山阳县居住。

自搬来山阳县，蔡婆婆依旧靠放贷取利生活。过了八年，窦娥十五岁了，知书达理，出落得更加美丽。蔡婆婆便张罗着让窦娥与儿子圆了房。成亲之后，小两口和和气气的一起持家，勤谨孝顺。然而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，蔡婆婆的儿子得病死了。



窦娥年轻守寡，也没能生得一儿半女，悉心侍奉婆婆。三年来，婆媳俩相依为命，互相照应，日子也算平安。

这日，蔡婆婆一大早起来，吃过早饭，向窦娥交代了一下，就去了城外赛卢医家收账。赛卢医医术不高，靠开个生药局维持生计。欠债还钱，本是天经地义之事，可这赛卢医是无赖之人，眼看还钱看期限到了，他却盘算着如何赖了这账。他琢磨，蔡婆婆是外来户，干脆害了她性命，也不会有人为她做主。主意打定，赛卢医便坐在家中等待蔡婆婆到来。

一听到蔡婆婆来敲门，赛卢医装作一脸热情请蔡婆婆进屋。蔡婆婆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说：“您借的那些银子到日子了，连本带息共计二十两。今天该还了。”赛卢医心里想：“老不死的，我今天就是要了你的小命，我也不给你。”嘴上却道：“看我糊涂了，我忘记您说来家取。其实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，放在南门铺子里了。要不您跟我去取一趟？”蔡婆婆道：“也好，我回去也顺路，咱们这就去吧。”

赛卢医关了院门，领着蔡婆婆往南门方向走去，走到半路，看四下无人，赛卢医回身故意道：“蔡婆婆，后面好像有人喊你。”

“没听到呀！”蔡婆婆边说边回身去看。赛卢医立刻拿出早就备好的绳子，勒住了蔡婆婆的脖子，蔡婆婆惊慌中挣扎。正在这时，走来两个人。赛卢医见有人来了，吓得丢了绳子，撒腿便跑。

那两人见蔡婆婆倒在地上，上前问个究竟。蔡婆婆被连勒带吓，好一会才缓过神来。哆哆嗦嗦说道：“我本姓蔡，家住城里。家里有个守寡的儿媳妇，相守过日子。刚才要害我的是南门开生药局的赛卢医。我借给他十两银子，说好今天归还。我来讨债，没想到他为赖账竟想害我性命。幸亏遇见二位恩公，救了我一命。”

其中那老的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可算命大，幸亏你遇见我们。我姓张，这是我儿子张驴儿。”

蔡婆婆说：“今天可是遇见好人了，等回去定会多送些钱物感谢恩公。”

蔡婆婆还在唠叨着感谢的话，张驴儿心里却打起了如意算盘，他思量：我和老爹正没个去处，要是入赘过去，得了家产，又有了媳妇，多好，我可不能放过这好机会。



张驴儿趁势说：“蔡婆婆，要没有我们爷俩，你今就见阎王去了。这大恩你打算怎么报答我们？”

蔡婆婆忙说：“我身上没带多少银钱，一会回到家，定会多拿些给送与二位恩人。”

张驴儿眼一横，说：“这救命的大恩，几个钱就打发了？”

蔡婆婆问：“那你想要些什么？”

张驴儿嘿嘿一乐，道：“我有个好主意，我和我爹没有落脚地，也都没媳妇。你婆媳俩守寡艰难，不如嫁给我父子两个。我们有了去处，你们报了恩，还有了人照应，岂不是好事？”张老头听儿子如此一说，自是乐意。

蔡婆婆连忙道：“这可不行，我还是多给你们些钱吧。”

张驴儿一听，指着地上的绳子，翻脸怒道：“你敢不答应，想用钱哄我们？这是赛卢医勒你的绳子，就算我勒死你。人们会认为是那赛卢医干的，没人会怀疑我们。”

说着拿了绳子就往蔡婆婆的脖子上套，这可把蔡婆婆吓坏了，连忙求告饶命。

张驴儿恶狠狠地说：“不知道你这猪脑子想什么呢？听我的，你嫁给我老子，我娶你儿媳妇。否则，我勒死你！”

这张老也忙假意喝住儿子，安慰蔡婆婆。蔡婆婆无奈，说道：“我那儿媳妇是个厉害人，就是我答应此事，她也不会同意。”

张驴儿不耐烦道：“只要你答应就是，你做了主，她还敢不答应？再要啰嗦，我就勒死你。”蔡婆婆看张驴儿凶恶，便说要和窦娥商量商量。

张驴儿道：“你可别耍滑，我父子二人与你同去。”蔡婆婆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张驴儿爷俩回到家中。

到了门口，蔡婆婆道：“你们先在门外稍等，我先进去将此事说给她，不然会吓坏她的。”

张驴儿见都到了家门口，量她们也要不出啥花样，就道：“让我等烦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蔡婆婆连声答应，忙开门进到家里。

婆婆去讨债，半天也不见回来，窦娥坐卧不安，担心蔡婆婆会有什么意外。窦娥正等的焦急，见婆婆开门进来，忙迎了出来。

婆媳二人刚一进屋，蔡婆婆就拉住窦娥的手哭道：“儿媳呀，我们



遇到麻烦事了！”

窦娥见状，忙问道：“婆婆你别哭，什么大事？”蔡婆婆叹道：“今天我去收赛卢医的欠账，没成想那恶徒为赖账把我骗到荒郊野外，想勒死我。幸好遇见张姓父子俩走过，救了我的命。我本说给些银钱答谢，可那儿子张驴儿非要入赘进来。让咱们婆媳嫁给他们爷俩。”

窦娥听到此，怒道：“这般无赖，万万不可。”蔡婆婆道：“我本也不答应，可那张驴儿说命是他们救的，要是不从，就拿绳子勒死我！”

窦娥气愤地说道：“真是无赖、无耻，趁火打劫。我们告官去！”

蔡婆婆说：“也不妥吧，毕竟他们救了我一命。再说那张驴儿可是个无赖不要命的主，报官也不能把他们怎样，回过头咱们还有好日子过吗？”

窦娥头一扭，坚决地说道：“入赘之事我是万不会答应的。咱们还是多给些钱财打发了吧。再说公爹生前辛苦经营攒下这些财产与婆婆，可婆婆今日要改嫁他人，怎对得住九泉之下的公爹。”

门外的张驴儿父子等的不耐烦了，咚咚敲门。张驴儿喊道：“女婿在门外等了很久了。怎么不让进去。”

蔡婆婆一听，怕他嚷嚷得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，自己脸上也不好看，只好先让他们进来。

这张驴儿走进屋来，一看窦娥眼都直了。他只当娶个小寡妇赚她家业，没想到是如此漂亮的小寡妇。心里想，这件事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。

蔡婆婆请他们坐下说道：“我儿媳妇无论如何也不答应。不如我们多多给恩公些钱财吧。”

那张驴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一脸无赖相，说：“当我们是叫花子，我们可是救了你的命。要不然你还有机会站在这儿？我父子是看你们可怜。你们别不知好歹。”他又嬉皮笑脸地凑上前，对窦娥道：“我是你家的恩人，你得谢我。何况你这么俊俏的小寡妇没个人疼可怎么行？”

窦娥躲开身，杏眼一睁，说：“你这无赖，救命之恩我们自会答谢，没个听说还有强迫改嫁的。你们敢胡来，我就报官去。”

张驴儿见窦娥如此厉害，也不敢乱来，只好逼迫蔡婆婆，说：“你说怎么办？你可是答应了我们的。”



蔡婆婆想了想，说：“要不这样，咱们先不说招赘之事，你们就住下来，一切花费我们都供着，慢慢再说如何？”

窦娥说：“婆婆，我们是寡妇人家，凡事要避个嫌呀！怎么能收留他们父子，非亲非故，住在一块，这不是惹人闲话吗？你是不是背地里答应了他们的亲事？”

蔡婆婆忙说：“没，没有……要不就先让他们住下吧！”

张驴儿心想，也好，只要我进了这家门，看谁能撵我出去。凭我的心机，还有办不了的事？于是就答应了，张驴儿父子就在蔡婆婆家暂住了下来。

再说这张驴儿父子俩本就好吃懒做，自从有了蔡家供养，更是有恃无恐。张老头还老实些，可那张驴儿不仅不干活，还成天喝酒耍钱，天天向蔡婆婆要钱。没几天，蔡婆婆着急上火，一下子就病倒了。蔡婆婆一病，窦娥万分焦急，请医问药，每天不辞辛劳，周到侍奉。张驴儿看到蔡婆婆病了，就琢磨着趁机弄副毒药放在饭菜中给蔡婆婆吃了。饭都是窦娥做的，就说是她药死的，量她不敢乱说，到时候会乖乖听从于我。

这张驴儿心狠手辣，想得到做得出。就立刻开始张罗买毒药，他怕去药店买毒药露出破绽，就想到了赛卢医，于是悄悄的来到了南门外赛卢医的生药铺。张驴儿趁没人，偷偷摸摸地进了药铺。

他冲赛卢医说道：“给我抓副药。”

赛卢医问道：“你想抓副什么药？”

张驴儿凑近了悄声道：“毒药！”

赛卢医一听，吓了一跳道：“我这药铺没有毒药，你还是去别处看看。”

张驴儿道：“赛卢医，你仔细看看，还认得我吗？”赛卢医听他这么一说，仔细打量，眼前这个人。他想起来了，那天他要用绳子勒蔡婆婆，撞见的就是这小子。赛卢医一身冷汗哗地涌了出来。他赶紧把门关上，央告道：“小兄弟，我是一时糊涂，你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
张驴儿听了一乐道：“我心里有数，你帮我抓副毒药，我保准不说出去，你放心。”赛卢医不敢不听，就抓了一副毒药给了张驴儿。

赛卢医打发走了张驴儿，心里又后悔又害怕。他勒死蔡婆婆不成后，



本想早点逃跑，又舍不下财物。在外边躲了两天，见没什么事。他以为蔡婆婆没死，事就过去了，哪成想这张驴还惦记着。这张驴儿不是省油的灯，拿了毒药回去必是害人，一旦事情败露，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赛卢医思来想去，也顾不得许多，收拾东西连夜跑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了。

张驴儿将买的毒药随身带着，一直在寻找机会。没事，就到蔡婆婆屋里假意虚寒问暖。恰巧第二天上午，蔡婆婆说嘴里没滋味，想吃一碗羊肚汤。

窦娥道：“婆婆，你稍等。我这就去做。”

张驴儿一直留心，寻找下药的机会。他心花怒放地想：这是绝好的时机，天助我也！

窦娥做好羊肚汤刚端到堂屋外边，张驴儿出来拦住道：“我尝尝味道可好，婆婆病着，口味要重些。”说着故意抢过碗去，喝了一口道：“盐醋都放少了，我先端进堂屋，你再去拿来放些才好。”

窦娥见婆婆病重，懒得和他冲突，只好扭头回厨房去拿盐和醋。张驴儿见窦娥走了，匆忙掏出砒霜，撒在碗里，又用勺子搅了搅，就赶紧躲开了。窦娥回来见张驴儿走了，就放了些作料端进屋去，放到蔡婆婆炕头，轻声地说：“婆婆，羊肚汤做好了，您喝两口吧！”

蔡婆婆挣扎着坐起来，刚要喝，突然觉得胃里翻腾，呕吐起来。吐完了，筋疲力尽的蔡婆婆一点胃口也没有，汤也不想喝了。张老头看着这碗羊肚汤，馋得直流口水，说：“你不喝，我喝了吧。”张老头说着端起那碗汤喝了个干干净净。

窦娥将碗收拾了出去，刚进厨房，就听蔡婆婆大声呼喊。她急忙放了东西跑进屋去，张驴儿也窜了进来。只见张老头倒在地上，七窍流血，抽搐了几下就死了。窦娥吓得不知所措，蔡婆婆在旁边哭叫着，也乱了章法。

张驴儿见药倒的不是蔡婆婆，而是他老爹。虽心里后悔，却也只能将错就错。他边哭喊，边拽住窦娥，说：“你好狠的妇人，竟敢下药害死我爹，定要你偿命。”

窦娥辩解道：“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哪里有毒药？这汤原本是做给我婆婆吃的。”

张驴儿咆哮起来：“你因怨恨婆婆改嫁之事，想趁她生病害了性命，



好自作主张。不想害死我爹，我这就拉你去见官。你这恶毒的妇人！”

窦娥气得浑身发抖：“好个狠毒的无赖！这汤虽是我做的，但端进来时你曾拦下，说让加些作料。趁我去厨房的空隙，你做了手脚。下药进去，本想谋害我婆婆，却不曾想害了自己老子，反来诬陷我！”

张驴儿冷笑说：“说你想害婆婆有人会信，说我害人谁会相信？哪有什么儿子害死自己亲爹的？你说是官了还是私了？”

窦娥问：“官了怎讲，私了怎讲？”

张驴儿说：“见了官，三推六问，定判你个杀头。私了吗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成了我的媳妇，我就饶过你。咱俩美美地过日子！不是很好么？”

窦娥说：“呸！这才是害人的缘由，你如此恶毒，想要挟我！”

张驴儿发怒了，这时地上一只蜘蛛正在爬，他一脚踩住蜘蛛，脚一拧，蜘蛛踩死了，说：“别不识相，你可想清楚了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别怪我无情。”

窦娥指着张驴儿的鼻子说：“你这无赖！我这就与你见官去。官爷一定会明辨清是非。”

张驴儿一看窦娥不从，就连推带拽地拉了窦娥往衙门走去。一边走一边哭喊，说窦娥杀人害命，不容窦娥分辩。

来到了衙门前，张驴儿击鼓鸣冤。这山阳县官司隶属楚州太守受理，楚州太守桃机乃是一个糊涂贪财的昏官，只看钱财，哪管是非黑白。此时正坐堂上，听得有人告状，他就乐了，对师爷说：“快些升堂，告状的就是财神爷。”

衙役升堂。桃机问：“谁是原告？有何冤枉？”

张驴儿赶紧叩头道：“小民张驴儿是原告，告这窦娥用毒药谋害了我爹，请青天大老爷做主。”

窦娥辩解道：“民妇冤枉，不曾害人。是张驴儿想加害我婆婆，误杀了他老爹，反而诬陷与我。”

张驴儿赶紧叩头道：“青天大老爷明察，我和我爹救过她婆婆性命。她婆婆就想嫁与我爹报恩，是她千般阻拦。她婆婆就先让我们父子住进家里，只等办喜事。这事众位邻居都可作证。蔡婆婆是我后母，我怎会害她？倒是她不愿婆婆改嫁，早就想着害死婆婆，夺家产。”



窦娥分辩说：“你胡说，我与婆婆相依为命，你父子二人乘人之危，逼迫婆婆与我改嫁。我宁死不从，你想害了我婆婆的命，好来逼迫与我。不想却误杀了你爹，反而诬陷我。”

桃杌太守说：“你二人各执一词，传那蔡婆婆到堂。”

不一会蔡婆婆被扶着哆哆嗦嗦的来到了大堂上。一见这阵势，连病带吓，瘫跪在地上。窦娥见了，万分心疼。

桃杌太守对蔡婆婆道：“蔡婆婆，你要如实招来，不可欺瞒本官。你和窦娥及张驴儿父子是什么关系？到底是谁害死了张老头儿？”

蔡婆婆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前些时日赛卢医为了赖账，要害我性命，张家父子赶巧救了我。张家父子想入赘，我应了可儿媳不答应。我为报恩就先让张家父子住在了家里。这几天生病躺在炕上，今早想吃一碗羊肚汤，儿媳做好汤端来，我难受吃不下。张老爹就吃了，没想到他吃完直喊肚子疼，就倒在地上七窍流血死了。”

张驴儿不等蔡婆婆再说，朝堂上叩头哭道：“就是这窦娥在羊肚汤里下了药，毒害我老爹。求大老爷做主，小民定会感恩戴德，记得大老爷的好。”

桃杌太守听完喝道：“大胆窦娥，你可知罪？汤是你做的，又是你端进屋的，还说没有害人。”

窦娥大喊道：“冤枉呀，汤虽是我做的，可端进去之前张驴儿说少些滋味，接了汤，让我去厨房拿盐醋。定是他做了手脚，请大人明察。”

桃杌太守一听道：“你说张驴儿半路拦下过汤，可有证人？”窦娥道：“婆婆和张老爹都在里屋，屋外没人看见。”

桃杌太守喝道：“好个刁妇，无证人？那就是你随意胡说。胆敢害死公公，证据确凿，还不招认？”

窦娥申辩：“民妇哪来的毒药，确实冤枉，请大人查毒药来源。”

张驴儿忙说：“大人，她姓蔡，我姓张。蔡婆婆如果不招赘我们父子，那么她养我们在家里干什么？这媳妇年纪虽小，但是个赖皮，不打是不招的。”

桃杌太守恶狠狠地说：“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。左右，给我用大棍子打！”

桃杌太守只想了结此案，哪愿费神去查什么根源，一心要窦娥认罪。



他见窦娥不认，就令衙役严刑拷打。

棍棒无情地落在窦娥身上，每一下都撕心裂肺得疼痛。一下棍棒，一道血痕，打得窦娥血肉模糊。可她心中的冤屈谁知道呀！直打的窦娥昏死过去。用凉水浇醒再问，窦娥还是不认，太守就命衙役再打，反复几次，直打的窦娥皮开肉绽，痛不欲生。蔡婆婆看的心惊肉跳，哭倒在地帮窦娥求饶。

桃机太守见窦娥强硬，就说：“她既不招，就打那蔡婆子。”

蔡婆婆一听吓得晕了过去。窦娥想，婆婆这般年纪，又病着，那禁得住打。这时衙役的棍棒已经落到了蔡婆婆身上，一声声地惨叫揪住窦娥的心，这样下去定会要了性命。婆婆年轻守寡，又中年丧子，已经够不幸的了。想到这些，窦娥心如刀绞，一切都让我窦娥一个人来承担吧，但我的确是冤枉呀！

窦娥无奈哭道：“大人住手！这罪我认了，与婆婆无关，求大人放了婆婆。”

桃机太守见窦娥招认，就判道：“窦娥谋杀公公，判斩，明日菜市口行刑，让她签字画押。”

蔡婆婆哭道：“窦娥，我的孩子，都是我断送了你的性命呀！这可让我怎么活呀！”

第二日，公差押解着窦娥穿前街奔菜市口走去。街上很多人围着观看，窦娥见是走前街，就哀告公差道：“我快要死了，求各位大哥可怜我，辛苦些走后街，不要走前街。”

公差喝道：“你这妇人，可是麻烦。走哪条路不是一样的死，杀了人，还怕别人看不成？”

窦娥哭道：“窦娥知道，我是冤死的，心中无愧。我并不为自己，只是走前街会经过家门，婆婆正在病中，见我这样，怕她难过，还求差大哥绕道走后街。”

公差道：“倒还有些孝心，就随她吧。”

一行人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法场，公差将窦娥带到监斩官面前跪下。监斩官见犯人已带到，就问：“你就要被斩了，有哪些家人要见最后一面。”



窦娥只觉悲苦，哭诉道：“我窦娥命苦，三岁没了娘，七岁又与爹爹分离，到蔡家作童养媳，刚与丈夫成亲两年又成了寡妇。如今婆婆病着，哪还有什么亲人相见？只有到黄泉见着我那娘亲和丈夫诉说我的冤情去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蔡婆婆跌跌撞撞到了法场外边，哭喊道：“监斩大人行行好，让我见见那苦命的儿媳妇！”

监斩官道：“放那婆子进来。”

蔡婆婆踉跄几步来到窦娥跟前，哭跪在地道：“我苦命的儿媳妇呀，都是我不听你的劝，让他们父子进的家门，才惹下这灾祸，害你丢了性命。”

窦娥哭道：“婆婆你别伤心，都是老天无眼，窦娥命苦。婆婆你知道我本无错，怕您受苦，才认了这清白之冤，要是我那爹爹回来，您定要告诉他我死的冤屈。再有看在您死去的孩儿的情面上，逢年过节将那烧不了的纸钱烧几张给我。”

蔡婆婆不住的点头答应道：“儿媳放心，我定会与你多烧纸钱，好在黄泉路上打发那些恶差小鬼，免得为难你。”

监斩官见时辰快到了，就喝道：“拉那婆子出去，准备行刑！”

蔡婆婆呼喊着：“窦娥……”被差役拉了出去。

窦娥见顷刻就要冤屈丧命，万分悲愤，高声道：“监斩大人，窦娥实属冤枉，死前有个心愿，望大人可怜成全，否则死不瞑目！”

监斩官问道：“有何心愿？”

窦娥道：“东海曾有孝妇冤，三桩誓愿皆应验。今日我好比东海孝妇，冤情可动地震天。请大人赐我两丈白布，挂在旗杆上，如窦娥有冤，死后要鲜血飞溅白练之上。”

监斩官对左右道：“虽是妄言，看她将死之人，就随了她的愿，去找两丈白布，挂在旗杆上。”

窦娥又说：“苍天在上，如念我窦娥可怜，在我死后，你要降下大雪，掩埋我的尸首；如念我窦娥有冤，就让这楚州大旱三年。苍天呀！你一定要告诉天下，我窦娥死的冤呀！”

监斩官笑道：“你这妇人净说些痴话，这六月暑天，怎么可能下雪？”

窦娥抬头看着晴空万里，青天白云，哭叹道：“人在家中坐，祸从



天上来。我从来都善待别人，不想今日被人陷害，蒙冤将死。朗朗乾坤，青天在上，窦娥心中不甘，冤气冲天，你可睁开眼看看这昏暗的世道！”

这时差官拿了白布挂在了旗杆上，监斩官看一切准好了，时辰到了，就命将窦娥押到行刑台上。命令道：“时辰已到，刽子手准备！”

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阵狂风刮过，卷起了地上的尘土，遮盖了蓝色的天空，乌云从四面迅速聚集而来，天色也迅速变暗。刚刚还是碧空如洗，转眼就阴云密布，好像有大雨雪将至。

“好冷！”刽子手说。

“飘雪花了！真的下雪了！”监斩官惊异地说。雪花从空中纷纷飘落。

窦娥见天色大变，痛哭道：“窦娥冤枉，苍天有眼呀！我三桩誓愿定会应验！到时你们就会相信，我窦娥震天撼地的冤屈！”

差人们听了心中越发害怕。监斩官只好壮着胆子说道：“快点行刑，好回去交差。”

刽子手不敢怠慢，将刀举过头顶，听得一声“斩”，大刀无情落下。“噗！”的一声，一道血光飞上白练。霎那间，只见那高悬的丈二白练之上沾满了窦娥的鲜血，红惨惨晃得人眼发晕，再看斩首之处，无半点血迹。众人看着这不寻常的一幕，惊奇不已，法场之上人们议论纷纷。

紧接着，大片大片的雪花从阴沉高远的天穹飘落，洋洋洒洒，裹挟着嗖嗖的冷风，漫天飞舞。不大一会工夫，就下了厚厚的一层，茫茫白雪覆盖了窦娥的尸首，覆盖了大地的一切肮脏。所有的人看着这一切，都惊叹不已，议论纷纷。

监斩官自言自语道：“真是奇事，难道真是冤案？这三桩誓愿已应验两件，且看以后楚州三年如何？”

差官跑过来问如何处置，监斩官叹道：“或许真是冤案，看她可怜，就让她婆婆认回尸首，埋葬了吧。”

差人唤了蔡婆婆来，蔡婆婆央求邻居街坊帮忙，草草埋葬了窦娥。

窦娥被斩杀后，楚州果真再也滴雨不落，一年，两年，三年即将过去。这三年之中楚州大地颗粒不收，无余粮的贫苦百姓逃荒饿死，苦不堪言。再说那张驴儿以谢恩为名，拿了钱财贿赂给桃机太守，有桃机太



守撑腰，自然有恃无恐，霸占了蔡家，蔡婆婆为保命，只好委曲求全。后桃机太守升迁桃州，楚州太守换了新人。新任太守只顾自己搜刮，虽听说窦娥之事，但官官相护，哪管百姓死活，对楚州旱情隐瞒不报，对窦娥之案也不再审。

天下之事无巧不成书，就在这大旱之时，楚州来了位提刑肃政廉访使，正是窦娥的亲生父亲窦天章。当年窦天章无奈抛下端云进京赶考，一举及第，官拜参知政事。功成名就，窦天章立刻前去蔡家接女儿端云，没想到蔡家已举家搬走，邻里也都不知他们的去向。

一晃十三年过去了，多年来窦天章多方寻找也没寻到女儿的下落，心中日夜思念，甚是伤感。最近因皇帝欲整治贪腐之风，见窦天章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遂加授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一职，赐予金牌势剑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这廉访使一职主要负责查处贪官污吏。

楚州乃属两淮地界，窦天章便先来到楚州，除了公差，也是盼望能找到女儿的消息。一路走来，窦天章访察民情，就发现很多人去外地逃荒，留下的也是生活艰难，寻问原因得知楚州大旱近三年了。如此旱情，竟无人上报，想这楚州地界官员定非廉政之辈，窦天章决定要好好整理一番。

他带领一行人来到了楚州太守的府邸，这新任的楚州太守急忙出迎，甚是小心。窦天章等人安顿好后，立刻派人呈报来近些年的刑狱卷宗。窦天章不辞劳苦，一一翻看，见有问题的就拣出来，作好记录，派人去查证。这一日，自晚饭后直看到深夜，窦天章翻开一卷，只见写着：“犯人窦娥毒药害死公公。”窦天章自语道：“好个无德的妇人，居然也姓窦。”他心中有些生气，也有些累了，就将案卷放在最底下道：“晚些再看这烦心的卷宗。”

窦天章站起来想走走，陪在一边的师爷说：“老爷累了，要不歇了吧。”

窦天章说：“卷宗如此多，我歇歇再看会，你要累了就去歇着吧。”

师爷说：“小人就在这桌上小憩一会。”

窦天章吩咐下人倒了新茶上来，喝了几口茶，又继续看卷宗，翻开最上面一卷只见写着：“犯人窦娥毒药害死公公。”窦天章暗自纳闷，是自己累糊涂了？刚才已将这卷宗压在最后，怎么又放在最上面了？本